



章崇義編

李後主詩詞年譜

南京書店出版

序言

吾人讀詞，當先明乎作者之背景。蓋「詩言志，歌詠言，情動於中，則歌咏外發」。自來文人，雖不先有感乎中，而後流露於外也。南唐李後主以帝王之尊，作詞又稱神手。襲位之前，帝子風流；亡國以後，窮途潦倒。一生境遇，似當爲吾人所深欲明瞭者，此譜之創，蓋以爲讀後主詞者參閱焉。

後主之詞，自來評之者亦多。近人王國維言：「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袁枚詩云：「這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蓋以一詞人，倖御帝位，曼歌載酒，樂以亡憂。其後則江山如故，九廟已圯，夢裏榮華，彌可念也！

不佞收集材料之時，自以爲成書後，或有可觀。然稿成之日，竟增遺憾；

蓋後主詞傳至今日，數十首而已。譜中所集，計有三十闕。尙有喜遷鶯、長相思、子夜歌、蝶戀花、更漏子、三臺令及采桑子二闕，漁父二闕，均以不明相當時代，難以插入，惟有割愛。而後主之文，據徐文公〔鉉〕文集稱：『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今亦不傳。次則當時文人，若徐鉉、徐鉉、馮延巳、韓熙載、湯悅等諸人文集，非遭亡泯滅，則少見著錄，卽如徐鉉文集，尙存天壤，然南唐亡後，鉉卽歸宋，其與故主唱和之文，集中似均刪削。年月湮遠，文獻難徵，吾人於此，深爲後主致其不幸之慨也！

稿成之後，嘗經吾師陳登元先生校閱一過，今倉卒付闕，難免遺漏，求全之舉，待後日可也。

民國二十年三月杭縣章崇義記。

目次

一 譜前

二 年譜

805411

參考書舉要

景定建康志嘉慶七年仿宋本重刊

馬令南唐書

陸游南唐書

宋史

五代史舊五代史

徐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

粵雅堂叢書王士禎五代詩話

知不足齋叢書史虛白釣磯立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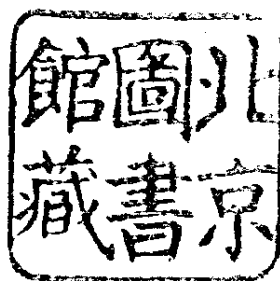
知不足齋叢書王銍默記

南唐李後主詩詞年譜

譜前

後主姓李氏，名煜，字重光，〔鄭文寶江表志作「煜字神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

按：五國故事云：「煜，景之次子」。江南別錄云：「後主……元宗第五子也」。此說殊不可信，當以六子爲是。考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及五代史，宋史均稱第六子。且陸游南唐書卷十六諸王列傳云：「元宗十子，弘冀（元子），弘茂（次子），後主（六子），從善（七子），從益（八子），從謙（九子），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爵封，又二人并逸其名」。又馬令南唐書後主書有：太子翼卒，四兄皆早亡，因以爲嗣云云，由此推之，其爲元宗第六子無疑。



祖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龍袁江南野錄載：先主名聲字正倫〕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流寓濠泗，吳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江表志上載：先主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溫宅，與溫妻李氏同姓，先生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同宗，憐其明慧，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及壯，從溫攻伐有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其在溫家，嘗有詠燈詩云：

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詩見王漁洋五代詩話卷一引古今詩話〕

旋遷潤州刺史時溫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旣而知訓爲朱瑾所殺，知誥以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後溫

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四年，封爲東海郡王。五年，進齊王。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馬氏南唐書卷一先主書〕

父中主，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先主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

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按五代詩話卷一引詩史謂此詩爲

李昇作）

人皆奇之，起家爲尚書郎。吳讓王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馬書卷二中主書〕

叔楚王景遷，先主第二子，中主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先主愛其純謹，太和三年，先主出鎮金陵，以中主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

丘每忌中主，自結於景遷，乃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中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先主於是召中主至金陵，授鎮海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先主覺之，遂罷齊丘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卒，葬飲馬灣之陽。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中主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

齊王景達，字子通，先主第四子，中主母弟也。順義四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公元九四二）旱，七月既望，雲祝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

江王景遷，字宣遠，先主第五子也。

兄翼，中主元子也。

茂字子松，中主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潔，有成人風。

年譜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丁酉〔晉高祖天福二年 公元九三七〕後主生。

是年七月七日後主生。廣穎駢齒，一目重瞳子。〔陸書卷三〕

史虛白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真容，觀其廣穎隆準，風神洒落，居然自有

塵外意。〔史虛白釣磯立談頁二六〕

冬十月，祖先主受吳禪，國號大齊，改元昇元。〔江南野錄載：改元昇文〕

策吳王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爲高尙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爲

武皇帝，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

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馬書卷一〕

時有謠云：

江北楊花飛作雲，江南李樹玉團枝；

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

徐知誥本姓李，後遂應此謠云。

江南童謠又有云：「東海鯉魚飛上天」，鯉者李也，東海徐之望也，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爲君也。

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逮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十五引

江南野史〕

按：鈞鑾立謫賦月詩者爲僧范志高；江鄰幾雜志「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南唐近事云：詩僧乃金寺僧諱明。亦與江說同；似爲後主時事，此云烈祖時事，未知孰是。

是年先主五十歲。中主二十二歲。周氏昭惠后二歲。周世宗十七歲。宋太祖十一歲。

烈祖昇元二年戊戌〔晉天福三年 公元九三八〕後主二歲。

徐氏諸子屢請先主復姓，先主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馬書陸書卷一〕

烈祖昇元三年己亥〔晉天福四年 公元九三九〕後主三歲。

是年十月十七日甲辰，宋太宗生〔宋史卷五太宗本紀〕

烈祖昇元四年庚子〔晉天福五年 公元九四〇〕後主四歲。

秋八月，父齊王璟立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馬

〔書卷一〕

冬十一月，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巖來賀仁壽節。〔馬書卷一〕
是年弟從善生。〔由宋史卷四七八從善傳推知〕

烈祖昇元五年辛丑〔晉天福六年 公元九四一〕後主五歲。

烈祖昇元六年壬寅〔晉天福七年 公元九四二〕後主六歲。

烈祖昇元七年癸卯〔晉天福八年 公元九四三〕後主七歲。

春二月庚午，祖先主崩於昇元殿，年五十六，臨崩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
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隣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藥欲延年，

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馬書卷一〕

三月己卯朔，父中主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馬書卷二〕

中主嗣位後，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樂部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中主輒悟，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壁之辱也』。蓋感化善謳，歌聲韻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班色。中主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顛顛，不堪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手卷真珠上玉鈎，依然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楚暮，接天流。

按：五代詩話卷三引柳耆卿詞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殿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柁梢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

「管寧感轅轅角，鵲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斜陽嚼枯草，近來閒嚼更無人。」因以贈二相也。

（馬書卷二五載其詩爲李家明作）

元宗保大二年甲辰（晉出帝開運元年，公元九四四）後主八歲。

父中主建百尺樓。南唐宮中，舊有百尺樓綺霞閣，類說云：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羣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恨不及景陽樓耳」——景陽宮井，陳叔寶故事也，唐主怒，貶舒州云。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

按陸書卷十五蕭繹傳：「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羣臣以爲不可，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此樓卽百尺樓也，殆建於是年。

元宗保大三年乙巳〔晉開運二年，公元九四五〕後主九歲。

元宗保大四年丙午〔晉開運三年，公元九四六〕後主十歲。

元宗保大五年丁未〔漢高祖天福元年，公元九四七〕後主十一歲。

是年元日大雪，中主詔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建勳，勳乃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大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上侍臣法部

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

『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花。素枝好把芳姿比，落勢還同舞勢斜。座有賓朋樽有酒，可憐情味屬儂家』。

建勳詩云：

『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洒玉瑋初放仗，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

鉉詩云：

『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山飄白獸惟分影，輕綴青旗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

萬家』。

義方詩云：

『恰當歲月紛紛落，天贊瑤華助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千家』。〔江表志卷中〕

元宗保大六年戊申〔漢隱帝乾祐元年，公元九四八〕後主十二歲。
是年漢高祖崩，隱帝卽位。

元宗保大七年己酉〔乾祐二年，公元九四九〕後主十三歲。

父中主命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馬傳慶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即此帖也。〔十國春秋卷十六〕

元宗保大八年庚戌〔乾祐三年，公元九五〇〕後主十四歲。

是年十一月乙酉，漢隱帝崩。

元宗保大九年辛亥〔周太祖廣順元年，公元九五二〕後主十五歲。

是年正月，周太祖即位。

秋七月，兄弘茂卒，年十九歲，追封慶王，熙載作碑文以表之，碑在金陵城南婁湖橋，徐鉉篆額，時人皆稱慶王墓。弘茂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年十四，爲待衛諸軍部虞候，封安樂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陸書卷十六〕

弘茂有詠雪句云：

『酣於泉水茶須飲，

狂似楊花蝶未知。』

病中云：

『半月窗在猶煎藥，

幾夜燈火不照書。』〔五代詩話卷一引江表志〕

弘茂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鄭文寶南唐近事〕

按：南唐近事載：茂卒年十七云。

冬十月，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陸書卷二〕

元宗保大十年壬子〔廣順二年，公元九五二〕後主十六歲。

春正月，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沐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

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指慕容彥超〕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穎州郭瓊遺書州劉彥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中主頗愧其言。〔陸書卷二〕

元宗保大十一年癸丑〔廣順三年，公元九五三〕後主十七歲。

元宗保大十二年甲寅〔世宗顯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後主十八歲。

春正月，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爲周師所敗，俘南唐將校於汴州，已而釋之，且諭曰：『歸諭爾主，朕誅逆命，何若來援？』中主亦悔焉！〔馬書卷三〕

辰壬，周太祖崩，世宗卽位。

是年後主娶周氏，大司徒周宗女也。宗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於當時。〔馬書卷十一周宗傳〕，後主嘗有一斛珠詞云：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裊殘殷色可，杯深旋彼香醪斲。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周氏小字娥皇。甫十九歲，歸於皇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熱而存之，〔馬書卷六〕

元宗保大十三年乙卯〔顯德二年，公元九五五〕後主十九歲。

冬十一月，周師來伐，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彥貞大敗，諸軍皆潰。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憊懼。中主欲親拒周師，周世宗告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南唐〕師，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周師營於淝水之陽，徙正橋於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周師追殺之，滁州下，中主遣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周世宗不答。遷鍾謨李德明奉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馬書卷三〕

元宗保大十四年丙辰〔顯德三年，公元九五六〕後主二十歲。

春正月，父中主奉表於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世宗猶不答，取表盡獻江

南之地，世宗許之，始賜江南書有云：

「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與不與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中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馬書卷四〕

元宗保大十五年丁巳〔顯德四年，公元九五七〕後主二十一歲。

春二月，周世宗復來伐，周師連破紫金山，以壽州降。

夏四月，己巳，周世宗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

秋七月，冬十月，世宗復來伐濠州，泗州降，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

陸齊進，軍中作「擗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十二月，世宗駐於楚州城北。〔馬書卷四〕

元宗保大十六年戊午〔顯德五年，公元九五八〕後主二十二歲。

春正月，父中主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

三月辛卯，遂幸蠻以臨大江，時揚、秦、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世宗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

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

按：陳彭年江南別錄：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制度猶未全改。

是年，後主長子仲寓生。

周世宗顯德六年己未（公元九五九）後主十三歲。

夏，叔晉王景遂卒，年三十有九。景遂先主第三子，美容止，性和厚，讓王殂於丹陽。遣送葬，望柩哀慟雨泪，觀者爲之垂涕，兄璟繼立，爲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人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燕談 投壺賦詩。

〔五代詩話卷一引玉壺清話。〕

贊善大夫張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直而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也。〔馬書卷七〕

景遂赴潤州鎮，謝餞詩云：

『路指丹陽分虎節，存心雙闕戀龍顏。』

按：此時中主以後主兄翼爲太子，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中主一日甚怒，撻之以綈杖，且曰：

『當命太弟景遂代之，』翼有慚色，他日，密使人持醢付昭慶宮使表從範從太弟在金陵。未

幾，從範子承乾爲景遂嬖臣。宋何九議擢，遂寘之法，從範懼而且怨，會景遂擊鞠暑渴，從

結，進驟遇敵，即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江表志卷中，）

是年九月，兄太子冀卒。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公元九六〇〕後主二十四歲。

春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太祖賜江南國主書曰：

「朕創發側微，經綸草昧，削平多壘，輔翊前朝。唯堅金石之心，周保河山之誓，歷事三主，於茲十年。及世宗上僊，少帝嗣位，仰承顧命，敢怠初心，屬并寇之幸災，結匈奴而入鄙。尋奉專征之命，方圖却敵之功，豈謂師次郊圻，變生倉卒，人心所屬，天命有歸。競列干戈，逼趨京闕，千夫之長，不息於權呼；三事之臣，共仲於推戴。勉從禪讓，若墮冰淵。非不能致命捐軀，蓋無益於周之宗社矣！國主雄材弈葉，武略

守邦，撫吳楚之全封，紹楊徐之舊業。備觀興替，深識變通。共保懽盟，永安痼瘵，遠惟英晤，當鑒臣懷！」（書見建康志卷二）

蓋江南國勢日促，初厄於周世宗，繼則厄於宋太祖，在後主未嗣位時已然。世之以亡國，爲後主罪者，不揣其本也。

夏五月乙丑，馮延巳卒，年五十七，諡忠肅。延巳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

『曉月墮，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

又國謠云：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

兩詞見稱於世。又，中主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中主嘗戲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

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中主悅。〔馬書卷二一本傳〕蓋君臣相諠，不以爲病也。延巳與後主亦有過從，故古今詞話引陳陽樂書云：後庭花破子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爲之，其詞曰：

『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

太祖建隆二年辛酉〔公元九六一〕後主二十五歲。

春二月，父中主將幸南郡，後主監開於建鄴，臨時明允，甚得時譽。後主初封安定郡公，淮上近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大元師，封鄭王。〔馬書卷五〕

後主少而聰慧，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頗有惠性，而尚奢侈。書學柳公權，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善作顧

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益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鶉衣而無富貴之氣。

〔十國春秋註引宣和書譜〕

按：此說殊以成敗相人，未爲允中。

昔人謂「後主德慶堂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似非筆迹所爲者，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正直方重，如其爲人，若以書觀李主，可不謂之倔強大夫哉？然亦何柔弱酸澀之甚也！孔子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其面，猶不能知其心，況以字畫揆人者哉！」〔見建康志卷五十〕德慶堂字刻在清涼寺，今存。

周輝云：「黃山谷錫洪仲本以一畫致於孟，乃枯槁上一廬，寶山房李公擇尙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章畫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書錄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見周輝清波雜志卷二〕

則後主書畫，宋人蓋重視之焉。後主又善畫竹，〔十國春秋卷十五注〕能者無所不能，第不能治國耳。

中主既遷南郡，舟行時，旌旗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常塗，至宋家汊，暴風飄中主舟幾至北岸。翌日從官皆乘舟奔向。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皓公山，愈不懌，王感化獨前獻詩云：

『龍顏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皓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

中主大悅，賜束帛云。

蓋中主自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爲敵境，因遷都豫章，〔南郡〕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泊禁校帑藏不絕者近一載。主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曰：『炙槎思浩渺，老

鶴憶陸闢』〔江表志卷中〕又中主南遷時，至星子塔，召問史虛白，隱居有
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却屋，全家醉不知。」！中主
變色，久之，賜粟帛遣歸。〔馬書卷十四史虛白傳〕蓋言南唐國勢之危也。
且以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中主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復議東
遷。未及行，中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陸書卷二〕時辛酉三
月也。六月己未，中主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
違吾非忠臣孝子』。崩，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梓宮，還至金陵。
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許之。乃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
宗。元宗音容閒雅，眉目若畫。〔詩話類編云：元宗神采清暢，湖南使至，
歸與親友言曰：『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好讀書，能詩，多才藝，
便騎善射，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
附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保大中，再喪師，始知攻取之難，始議

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鬪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北師大舉，郡縣屢失，竟致蹙國降號，賁志以歿云。〔十國春秋卷十六〕

按史虛白曰：元宗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澄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聲可乘，上亦昧於幾先，營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初，惠昭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御服。〔釣磯立談頁十八〕

七月二十九日後主襲位於金陵，更名煜。〔五國故事卷上〕
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

冊妃周氏爲國后，後主卽位，后雖在妙齡，嬪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罹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

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洼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后於采戲弈棋靡不妙絕。後主寵嬖專房，后嘗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馬書卷六十國春秋卷十八〕

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

封從鑑爲鄧王，從鑑元宗第八子也。後主有阮郎婦詞呈鄧王〔疑鄧王之誤〕十二弟云

東風吹水日銜山，春來長自閒。落花狼藉酒闌，珊笙歌醉夢間。佩聲悄，晚妝殘，憑誰整翠鬟？留連光景惜朱顏，黃昏獨倚闌！

封從謙爲宜春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間，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

『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各有失，

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

後主賞歎久之。

封從度〔或作從慶〕昭平郡公。

封從信爲文陽郡公。

按：十國春秋卷十九有云：元宗十子，八子可見，其二人遂逸其名。予嘗讀國志中載後主弟良佐修道武彞山，後主勅有司建會仙觀，封良佐爲演道冲和先生。豈良佐卽二人中之一，而史籍或不傳云？

七月二十八日張泌上書，〔馬書載其事在建隆三年〕其文略曰：

『……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曰：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

賦役以綏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屈已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審取舍之機，濟寬猛之政，經覺之士退，培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治，若如優游義府，默然無詞，則赧然差而有覲面見矣！塵瀆宸聽，復切兢憂。臣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

後主批云：

『讀書不祇爲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士君子之風矣。况朕纂承之始，政德未敷；哀毀之中，智慮荒亂。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嗣□□，下副民望，鄉居下位而首進黨謀，觀詞氣激揚，決於披覽十事煥事，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今直而後佞。其

中事件，亦有已於敕書處分者。二十八日批』。〔江表志卷下〕

王崇文亦上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後主賜書褒之。〔馬書卷十一本傳〕

劉洞獻詩百篇卷，以石城篇爲首，其詞曰：

『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

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省。

按：劉洞廬陵人，少遊廬山，學詩於陳旼，精思不懈，或至浹日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云。（馬書卷十四）

王感化亦嘗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馬書卷二五本傳〕

後主襲位金陵，因登樓建金鷄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符，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鷄，乃怪鳥耳！』上大笑，因而不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上情，免其君僭上之責，亦其忠也。〔五國故事卷上〕

蓋國勢凌夷，而體統猶在諸臣多望振作，以規舊服，錢後主非其人也，乃遣戶部尚書馮諡以金器二千兩，銀二萬兩，紗羅繒綵三萬匹貢朝。且奉陳紹襲之意曰：

『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集許之餘塵，遠慕齊之高義，既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鄴，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勿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續承固願肯

堂不敢滅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名，既嗣宗枋，敢忘負荷，唯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於祖禰，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羸。况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隣於弊土，近似深仇，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兒結，疊嫌撓干，旒展何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迴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宋史卷四七八）

九月，太祖答後主手表曰：

「朕以江南舊邦，世有令德。承襲基業，保乂黎元，而能遠奉中朝，克遵禮命，備見奉先之志，用嘉述職之誠。言念忠純，方深延納，載披手翰，彌慰朕懷！」

十月，太祖賜後主嗣位禮物詔曰：

「睽彼江左，世撫舊邦。積善降祥，聿生令器，國主知奉先之道，傾事大之心，克稟貽謀紹光變業嗣位允位於衆望爲邦果契於永圖遐傾附內之心，益洽同文之化，屬新承於基構，宜特沛於朝思。專命近臣，往申慶賜。今遣樞密承旨王仁瞻賜國主禮物，具如別錄」。〔建康志卷二〕

是年，子仲宣生。宋太祖昭憲太后葬，後主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往貢。〔宋史卷四七八〕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於館壁云：

『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

「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

「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娥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

又：

「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寒，秋月爲誰白。不知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太祖建隆三年壬戌（公元九六二）後主二十六歲

正月戊寅，元宗葬順陵。（陸書卷二）

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時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

賜飲之，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

〔陸書卷十一〕

五月戊午，太祖詔後主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門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宋史卷四七八〕其詔曰：

『朕撫寧寰宇，愛育黎元。每思致理之方，務在從人之欲。今據橫飛江水門懷順諸指揮員寮節級兵士，各稱有骨肉見在江南，乞取歸京，國主素推仁愛，必念流離。可令所司分析軍兵，憐其割愛，津遡過江，體予馭遠之懷，庶叶同文之化』。〔建康志卷二〕

蓋顯然以正統自居也。

太祖乾德元年癸亥〔公元九六三〕後主二十七歲

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

三月，太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

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存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其詔文曰：

『杜廷望至，爲先令吳延泳傳宣令發遣，顯德二年後，隔過朝廷員寮兵士，及揚州戶口都過北，所有將率一二千人，不免恐懼。只希年歲間番次發遣，其揚州戶口見括勘相吹起遣過北江事，朕爲萬邦之君，慮一物失所，俾慰丘園之戀，免傷羈旅之情。今覽敷陳，備知誠款。載惟傾順，嘉歎良多』。〔陸書卷五詔見建康志卷二〕

國勢如此阡危，然後主宴樂不輟，冬月，後主與國后周氏雪夜酣燕，后舉杯

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

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歲餘后子母俱死云。〔馬書卷七昭惠后傳〕故後主詞玉樓春有：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重按霓裳』，即此云云。

按：清沈際飛於草堂詩餘評此詞云：『侈縱已極，那得不失江山，浪淘沙詞卽極淒楚，何足贖』

也」

又嘗有浣溪沙詞云：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

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亦爲后作也。

按：清毛先舒南唐拾遺記：「李後主居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捫子，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互字，金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皆金玉爲之。」

宋趙德麟侯鯖錄：「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則知後主詞曰『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

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嘗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破」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曰：

「聞有詔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

爲散騎常侍奉朝非笑，今承淮教坊使耳，以待郎宅居，亦近之矣！後主批答，賜帛三十四，以旌敢言。〔江南餘載卷上〕然後主卒不改此也。周后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徐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間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問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

按：遊徐知誨子也，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遠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饗，專掌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事言竄政以用人爲首（陸書卷八）

冬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許。太祖答詔曰：

『王者之禮諸侯也，異姓謂之叔舅，詔書賜之不名，載乎禮文，見之史冊。顧惟涼德，慨慕前王，矧大邦宜加異數，國主禮存事上，義執勞謙，請呼君前之名，誠爲忠順，俯同臣下之制，何辨等威難議允愈，良

深嘉歎」。〔建康志卷二〕

是年，南平高繼冲歸於京師，國除，後主去鷓鴣。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鷓鴣，自乾德以後，〔宋〕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馬書卷五〕

太祖乾德二年甲子〔公元九六四〕後主二十八歲

春正月，始用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帛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隣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宮帛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云。〔馬書卷五〕其國庫困乏至是。

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

十月仲宣卒，纔四歲，追封岐王諡懷獻。仲宣小字瑞保，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昭惠后尤愛之。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癩得病，竟卒。

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

『永念難消釋，孤墳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

昏矇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

吟咏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十一月甲戌，國后周氏殂，享年二十九歲，諡曰昭惠。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子仲宣，儻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衾，自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

蓋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

『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里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

又：

『艷質同芳樹，浮危道路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

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

又有詞更漏子云：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
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珊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

太祖乾德三年乙丑〔公元九六五〕後主二十九歲

春正月壬午，遷國后周氏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自爲誄曰：

『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未津，
貲盈世逸，樂渺愁殷。沈鳥遑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
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
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衰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

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殲穢挺秀，婉孌開揚。艷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紉奚誠，愼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

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婦妹適終，咸爰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

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易凋，連城易脆，實日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餓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

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

發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剪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韶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

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輿窮歡，是晏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籀，蓮舞疎紅。烟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艷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晏。寒生蕙

幄，雪舞蘭堂，珠簾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

孰謂逝者，荏苒彌疏，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爇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

萬物無心，風烟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

佳名鎮在，望月傷蛾，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觀，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怱怱，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

歲云暮兮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

神。之。不。仁。兮。斂。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麝。香。兮。何。日。嗚。呼。哀。哉！

天。漫。漫。兮。愁。雲。噎。空。暖。暖。兮。愁。烟。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

日。月。有。時。兮。寵。誓。既。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輶。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

木。交。拘。兮。風。索。索。烏。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

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

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救。血。抽。櫬。邀。子。何。所。荷。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

後主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

『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娥眉』。

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以見意曰：

『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開寒泉。誰料花前後，娥眉却不全』！

此不特叙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

『失却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

至於書靈筵手巾云：

『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汙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

書琵琶背云：

『侑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以上見馬書卷七昭惠后傳〕

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葬順陵，諡光穆。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卒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徐鉉曰：『嗣主（中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蓋其至性然也』。

按：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頹，猶有國后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馬書卷六）

冬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陸書卷三）

太祖乾德四年丙寅〔公元九六六〕後主三十歲

秋八月，後主遷龔愼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

九月，愼儀至番禺，被執。〔陸書卷三〕

十二月，嚴續卒，年五十七。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先主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後主即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陳羣臣所宜用捨者，氣辭慷慨，翌日卒。〔馬書卷十本傳〕

太祖乾德五年丁卯〔公元五六七〕後主三十一歲

後主天性喜學問，是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

勳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後主引共譚論，或至夜分。〔馬書卷三〕

按：江南別錄：後主好儒，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之風，後主著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徐鉉著實論十餘篇，後主宸華冠篇，儒者榮之。

鈞嶠立談頁二六：後主天性喜學問，……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爲務，好生成殺，本其天性，承歷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旨。一日，嘗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蕭瑟，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几百年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是年，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廩漸虛，財用耗斂。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

敗徵也。〔馬書卷二六〕

按：宋謝采伯密齋筆記五云：李主好佛，太風遣僧爲問，號小沙彌，導以奢侈着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少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常買禽魚爲放生。〔江表志卷下〕

靈芝圖言千歲蜎蝠色如雪，目如珠，集則倒懸，以其屬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上方事佛，禁殺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江南餘載下〕

時有僧元寂姓高氏，〔按：故唐節度使駢之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嘗自號酒禿云。〕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元寂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游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馬書卷二六〕

開寶元年戊辰〔公元九六八〕後主三十二歲

夏，江王景昺卒，年三十二歲，諡昭順，陸書卷七本傳稱：『元宗後主皆酷』

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暹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云。

秋，從益出鎮宣州，〔按馬書作開寶初，故附於是年〕。後主率近臣賦詩，

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序曰：

『秋山涵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

其詩云：

『且維輕舸更遲遲，別酒重傾惜解攜，浩浪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君馳檣楫情何極？我憑欄干日向西，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

淒淒』！

君臣庶賦，可爲盛事，徐鉉詩曰：

『鏡裏花光似水清，林烟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夫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

頌聲」。〔馬書卷七〕

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喪服，故宮中位號久而未正。〔馬書卷六〕至是方得正位也。后自昭惠后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菩薩蠻』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杖屨金步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假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按：古今詞話載：『孫琮評云：「感郎不羞赧，回身向郎抱」六朝樂府便有此等體情，莫詞詞人輕薄。……李後主詞「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正是詞家本色，但嫌意態之不文矣。』

又如：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潛來珠鑲動，驚覺銀屏夢，慢臉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黯相鉤，秋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讌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蓋皆爲小周后作也，古今詞話：『後主「銅簧韻脆」「花明月黯」兩詞爲繼立周后作也。……昭惠感疾，周后常留禁中，故有「來便諧衷素」「教君恣意憐」之語』。

其詞多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馬書卷六〕

初，後主將娶周后，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請

用樂。鉉曰：『按古房中樂無鐘鼓』。佑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先拜後起之文，鉉舉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與庶人同，請無答拜。議久，不決，後主令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鴈，被以文繡，使銜書修牋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馬書卷七）

小周后，自正位後，被寵過於昭惠后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陸書卷十六本傳）

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罽其壁，以白銀釘璫瑁而押之，又以綠釧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纔容二座，後主與之對酌於中，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五國故事卷上）

按：古今風謠載：「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娼來忘却家，後園桃李不生死，豬兒狗兒都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眼。』」娼來謂再娶周后也，豬狗死謂盡戊亥年也，赤眼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

太祖開寶二年己巳〔公元九六九〕後主三十三歲

冬，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屢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二子。後主感牝狙之事，罪上於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建康志卷五十拾遺〕

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指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後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馬書卷五〕

宋太祖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爲足下危之。今敵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

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

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

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丘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壁清野絕其饒道依山阻山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饒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恂恂，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孰計之！」

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陸書卷十三〕然於此足見南唐之危，宋有所命，不敢不奉命惟謹耳。

太祖開寶三年庚午〔公元九七〇〕後主三十四歲

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諡文靖。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孺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請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辨，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於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其君臣相嘲弄如是。

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患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略

曰：

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於聖賢；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抒誠已歷於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治天之罪，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於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雅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

表上未報，於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及卒，贈中書侍郎，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事也。乃贈平章事，葬梅嶺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

文，藏之書殿。

是年，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江南餘載卷下載：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佛寺，鐘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爲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繒帛以供之，蓋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痛贅。親削僧徒鬚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宮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奸，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奸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奸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

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宮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馬書卷五卷廿六淨屠傳〕

後主信佛，嘗留宿清涼廣惠禪寺。〔在石頭城，去城一里，僞吳順義中，徐溫建爲興教寺，南唐昇元初，改爲石城、清涼大道場。舊傳此寺嘗爲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今法堂前舊址也。〕故後主詩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德慶堂名爲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乃後主自爲之，碑刻今並存。寺有大鐘，乃後主所鑄。類說載：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復蘇，云至冥司見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曰：「主何至此耶？」主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謂嗣君：凡寺鳴大鐘，吾受苦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則尤善。」後主造鐘於清涼寺鑄云：「追薦烈祖考高皇帝脫幽出苦」。〔建康志卷四六〕

是年，後主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於宋。〔宋史卷四七八〕

太祖開寶四年辛未〔公元九七一〕後主三十五歲

春，劉鋹俘於宋，國除南漢亡。

宋太祖諭後主朝覲，詔曰：

「勅李煜，爾事我大朝，素堅臣節。望日展傾輸之禮，頗盡恭虔。凝旒推待遇之恩，每從優異。金石之心，誠雖固。丹青之懷，抱未伸。將欲弭中外之間言，莫若敦君臣之厚契。苟非會面，何以宣心。是用專遣廷臣，往諭朕旨當體誠意，暫覲闕庭。佇俟來儀，以慰延望。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建康志卷二〕

按：宋史卷四七八，有太祖平劉鋹，將召煜入朝之語，且觀此詔文，似亦在此時，故附之。

後主又以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來上。又遣弟從謙奉珍寶器用金帛爲貢，且買宴其數，皆倍於前。〔宋史卷四七八〕

冬十月，嶺南平，後主懼，遣韓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當從善之入朝也，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遺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諭以上意，而後主不從，宋師之伐，可假辭矣。

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宋〕戰艦，後主懼事洩，不聽，商人遁去。〔馬書卷五〕

太祖開寶五年壬申〔公元九七二〕後主三十六歲

春，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府，尙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殿，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每遇宋使至，後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馬書卷五〕

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遂以爲常。〔陸書卷八載：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於富民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

後主又貢米麥二十萬石。雖外示畏服，脩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潛爲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後主使來貢，後主但奉方物爲貢。〔宋史卷四七八〕

太祖開寶六年癸酉（公元九七三）後主三十七歲

宋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後主願受封拜，不許。（馬書卷五）

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冊，不報。（釣磯立談頁二七）

是年，潘佑薦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國家陰陰如日將暮之時」。後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刎，母及妻子徙虔州。（馮書卷十九）

按：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歿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據大義，乃暴其罪而誅之。後兩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江南別錄頁十八）

後主既已誅佑，而察其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饋至爲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釣磯立談頁二七〕

潘佑嘗應後主令，作辭曰：「樓上春寒水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春風一半」蓋諷其地漸侵削也。〔五代詩話卷一引詞統〕

按：江鄰幾雜志載：李後主於清微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視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鬪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風吹一半」。則以風吹一半之語，出於韓熙載也。

太祖開寶七年甲戌〔公元九七四〕後主三十八歲

秋，後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

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無以爲辭，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後主自從善不還，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

時遊燕，多能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

後

『玉甌澄醪，金盤繡餽，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侍褒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悵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組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精。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晏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睨予目。原有鴿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踟躕兮淚連滴。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陸書卷十六〕

又作長相思詞云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烟水寒，相思楓葉丹。鞠花開，鞠花殘，寒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閒』。

又有清平樂擣練子令擣練子數闕，疑亦爲其弟從善作也。清平樂云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遠歸夢難成。離恨却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擣練子令云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斷聲和月到簾櫳』。

擣練子云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

按：清徐執詞苑叢談：「李重光『深院靜』小令一闕，升庵曰『詞名摘練子，卽詠練子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嘗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闕，其「雲鬢亂」一闕云：

節候雖佳景漸閑，吳綾已暖越羅寒。朱屏日暮隨風捲，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顰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

其「深院靜」一闕云：

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晨風閣叢書後主詞。有注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如珍珠月似弓」。此樂天暮江吟後二句，見白氏長慶集卷十九後主不應全襲之。且鷓鴣天下半闕平仄亦與摘練子不合，顯係明人贗作。徐氏信之，誤矣！」

無錫圖書館印二主詞劉體仁箋云：「鷓鴣天，唐人罕有填此調者，宋、元諸作。亦祇一體」，

太祖遣閣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

後主不答。〔馬書卷五〕

按：〔江南野錄〕頁二：「初，後主遼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果然。」

七月，徐鍇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馬書卷廿三本傳稱：「徐鍇字楚金，會稽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鍇酷嗜讀書，隆冬寒烈，未嘗少輒。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亡，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嘗嘆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鍇及鎰，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

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鐙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

九月丁卯，太祖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後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陸書卷八 昭符傳：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候駕，安有不來』？當是時，太祖已遣穎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侯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馬書卷五〕

按：江南別錄載：後主辭疾，時大吳已在荆湖。惟侯瑱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遁取。

冷窗夜話載：太祖將開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宋）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之，云：

『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鬪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後主不悟，而王師渡江。

冬十月，後主遣江國公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脩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爲守備。〔馬書卷五〕

迨從鑑之還，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且招諭江南李後主。而後主終感左右之言，猶豫不決，遂進兵。〔宋史卷四七八〕

其詔文曰：

『勅李煜，朕法天臨人，開懷恕物。每以愛民爲念，未嘗黷武肆情。而況待爾之恩，素爲殊異，比期會面，深欲宣心。豈謂未體睦懷，惑於疑問，致此嬰城之役，應知朱策之由。或以爲困在危途，且無外援，攻之』

則必取，守之則必亡。朕心未然，良有以也。但念滿城生聚，萬旅攻圍，偶誤計於一人，致罹殃於兆庶，矧惟終始，素欲保全。邇來雖有差違，朕亦爲爾體悉。却慮方茲隔越，未得悔陳，許乃自新，特頒明旨，惟爾衷抱，當用沈思。豈不知先君墳塋，每令保護，在京骨肉盡禮接延，爾雖疑迷，朕無渝變。由爾未能開悟，致令困彼蒸黎。今者覽將師之上言，請梯籬之速進。師徒之勢，迅若風馳，旬月之間，必見瓦解。將俞所奏，寧不軫懷！失路之人，所宜指示，逆流水，用使開通。闢茲效順之門，協以好生之義，失於此際，悔亦難追。朕旣不能愛彼生靈，爾亦何路全其家國。若能日度一日，謀無定謀，久長之間，如何了奪？從鑑〔編者按：「鑑」疑「鎰」之誤〕等先因貢奉，來至京師，久茲駐泊郵亭，盡當體認朝旨，俾令歸復，用達誠懷。儻蔽固之能除，斯憂危之頓釋。君臣之分，可保如初。禍福兩途，爾當審擇。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建康志卷二〕

按：宋史不載詔，因此詔文末段從鑑云云，似與從鑑之還，有連係。故附錄於此。

閏十月，宋師拔池州。後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南唐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宋師開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陸書卷三〕辛未，宋師進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後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吳越王遂表其書於朝。〔陸書卷三〕

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而皆縮小，國人異之。

按：宋史卷四七八載：江南進士梁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可以大驅戰臣何自荆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等，率

了匠營之。謠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者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對曰：「戰籍已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

方宋師渡江，卽以牛頭山所造寺千餘間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宋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遣人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塔，然後知其爲間也。〔馬書卷二十六浮屠傳〕

軍興之間，後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珣刁衍爲丙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珣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後主猶不知也。

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藉者又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

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難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器，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不可用，奔潰相踵。（陸書卷三）

是年，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爲鬼物，苑囿荒涼，焉能拘我？』……（建康志卷五十拾遺）

太祖開寶八年乙亥〔公元九七五〕後主三十九歲

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

三月丁巳吳越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

按宋史卷四七八：「一日後主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驚懼知爲左右所獻。及巡城還，搢勳從至宮，後主乃責其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上收付大理。」

夏六月，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令贇及戰權都虞侯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陸書卷三）

冬十月朔，後主遣徐鉉周惟簡入宋，乞緩師。

十一月辛未，後主遣徐鉉等再乞緩師，不報。（宋史卷三太祖本紀）

按：宋史卷四七八：「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

以鉉既行，欲止令贊，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艱，江南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
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願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

馬書卷二十三徐鉉傳：「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

五代詩話卷一引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
 摩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
 小長老摩，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出
 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庭，後主與之約曰
 ：『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俱焚死』。

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
 鐘王墨跡，皆擊保儀黃氏所掌。後主嘗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
 守，即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遙觀其煙燄遂
 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銳以死國難，
 後主不許。〔馬書卷二六浮屠傳〕

按：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湖南事，馬氏爲裨將，馬希尊之難，守忠
 死之。邊鎮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

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禮，以事小周，故同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城陷，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而卒。（馬書卷六保儀黃氏傳）

五代詩話卷 引香祖筆記載：「後主有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黃姑云云，後主殆爲保儀黃氏而發也。又「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卽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則此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

金陵將危，劉洞爲七言詩，大榜於路旁，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惜惜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云：

「家國愔愔如日將暮」也。（江南野錄）

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臨江仙）未就而城破，詞云：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珠箔，悵悵捲金泥，門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

藝祖（太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擒也？』（雪舟脞語）

按：漁隱叢話：『予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帥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咏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圍城中作此詞，則不可知』。

建康志卷五十引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賸之中，不忘逸作，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卽也。況下於此者乎？後主在圍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望殘烟，草低迷」。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七：宣和間，蔡攸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攸約之。其一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盡潦草，然皆適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而無尾句，劉延仲爲之補云：

「何時重聽玉聰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香齋漫聞卷三：『蔡攸西清話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予攷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註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其詩曰：』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亡國之音也」！

朱蘇尊詞綜：『是詞相傳缺後三句，劉延仲補之云云，而耆舊續聞所載，固是全作，當從之』。

冬十一月乙亥，城陷。將軍高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師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蕸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陸書卷三〕

按：建康志卷五 載：『陳喬仕江南爲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豫其謀，及王師問罪，喬以固守，時張洎爲喬之副，嘗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爲陛下建不朝之』

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觀事廳內，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徹扉而瘞之。」

是日，後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吏事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江南別錄載：「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云〕

後主跪拜，爲之盡禮。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後主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唐范攄儒林公議卷二〕

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後主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辨裝。張洎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後主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後主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

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按：江表志江南餘載下均載讓皇在泰州永寧宮賦詩曰：

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來（餘載作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遠岫愁千點，（餘載作疊）雨滴孤舟淚數行。（餘載作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絹帛甚衆。（馬書卷五）

南唐之亡，因保大以來，國謀顛錯，民困財匱，百度墜紊。後主適當頽年，勢不能支久，蓋亦天時人事，互備於斯矣。（釣磯立談頁二六）

南唐將亡數年前，脩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曰：

莫門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鷄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乘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踏河冰。

宋師甲戌渡江，後主實以丁酉年生，曹彬爲大將，列柵城內，爲子建（曹）

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潘）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又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按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也，「碧」謂迫也。（建康志卷五十）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公元九七六）後主四十歲

春正月辛未，後主周后等至京師。

默記：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轍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曹彬等先以露布上，并以後主及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其露布文畧

云：

「……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比是駸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煦育，信左右之姦邪。曾乖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抗拒之計。我皇帝義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瑣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人觀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孤孽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剋於長橋，銳旅尋圍於逆壘。皇帝陛下尙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鐸歸回降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

肆凶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蹕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之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蟣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奸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知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朝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徵，勞其江南國主煜并僞命臣僚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建康志卷三十六〕

太祖御明德樓，以後主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後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

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粵竊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文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丙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顧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以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閨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宋史卷四七八〕

乙亥太祖授後主右千牛衛軍。封違命侯。

太祖除後主官制文曰：

「孫皓降晉，叔寶入陳，咸膺列爵之封，悉赦後時之罪。茲惟故事，可舉而行，李煜承累世之遺基，據六朝之故地，朕奄有天下，底空域中，苞茅雖貢於王度，輯瑞不趣於朝會。洎偏師問罪，銳旅傳城，猶冀懷來，頗聞固拒。爾自貽於悔吝，予豈忘於哀矜。是用盡滌瑕疵，併推恩渥。升帝傳之秩，列環衛之班，兼啓侯封式隆寵數，勉膺休命，宜保令圖。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食邑三百戶。」

〔建康志卷二〕

妻周氏，封鄭國夫人。

按：龍衮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

後主去國後，作詞云：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烟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寶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按：蘇軾東坡志林卷一：『後主既爲吳若水所賣，舉國與入，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南唐拾遺記引其註云：『案此詞或是追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據煜詞則揮淚本爲哭廟，而離歌乃伶人見煜辭廟而自奏耳。』

梁紹壬兩般秋雨隨筆：『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讀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貴後主，則當貴之於垂淚之日，不當貴之於亡國之時。紫宸殿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此與宋蔡翥謾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希通錄：『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云，……歌詞凄

輓，同歸一揆。然項王悲歌慷慨，猶有噴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耳。

尤同西堂全集：『東坡謂後主既爲樂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何必揮淚對宮娥聽教坊離曲。然不獨後主然也，安祿山之亂，明星將遜幸，當是時，漁陽擊鼓，驚破霓裳，天子下殿走矣，猶戀戀於梨園一曲，何異揮淚對宮娥乎？後主嘗寄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而舊宮人入掖庭者，手寫佛經爲李耶資冥福。此種種情況，自是可憐，乃太宗以「小樓昨夜又東風」置之死地，不猶楊帝以「空梁落燕泥」殺薛道衡乎？（參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卒後註）

又有烏夜啼云：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重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江南本綺麗，一旦爲武力規持以去，此「閒夢南國」，「淚恨多少」之所以作也。望江梅云：

『閒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綠，滿城飛絮混輕塵，忙殺看花

人』。

又云：

『間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望江南詞云：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又云：

『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後主既降，太祖嘗因曲燕間，聞卿在中國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後

主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

『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

太祖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燕後主，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四〕

是年冬十月癸丑，宋太祖崩。

太宗即位，後主始去遠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宋史卷四七八〕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公元九七七〕後主四十一歲

後主自言其貧，詔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宋史卷四七八〕

後主有病中詩云：

『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室清香思自任。月照靜居惟搗藥，門扃幽院只來

禽。庸醫懶聽詞何取，小婢將行力未禁。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

詞律隨：『此詩八句俱有味，然不似人主之作，只似貧士大夫詩也』。則此詩殆在是時作耶？

後主本豪侈，至是自言其貧，眷懷故國，宜其有心，嘗作子夜歌云：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按：馬書本註：『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也』。

又作浪淘沙云：

『往事只堪哀，對鏡難排，秋風庭院薜侵階，一行珠簾閒不捲，終日誰來？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靜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又作浣谿沙云：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跡恨人非，天教與身遠。侍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閣謾斜暉，登臨不惜更霑衣』。

又作相見歡云：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詞苑叢談，云：『後主烏夜啼（即相見歡）一詞，最爲淒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後主暮年沉湎於酒，嘗有烏夜啼云：

『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五代詩話卷一引翰府名談：『煙幕歲暮醉置於牖曰，「萬事到頭歸一死，醉鄉靜地有高原」，醒

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公元九七八〕後主四十二歲

二月，太宗新修書院，爲崇文院。太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及劉鋹令縱觀，謂後主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宋史卷五 太宗本紀〕

後主作浪淘紗令云：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按：舊唐書前集卷五九，引四清詩話：「後主歸朝後，每憶江國，且念嬪妾散落，慙慙

不自聊，常作長短句云，……含思凄婉，未幾下世」。

又作虞美人二闕，其一云：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凭欄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黯畫樓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

其二云：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按：藝苑卮言：「歸來休放花燭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伊士珍瑯琊記：「紫竹愛縵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七月七夕辛卯，後主殂。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

按：唐餘紀傳：「煜以七夕日生，是日燕飲，聲伎徹於禁中。太宗銜其有「故國不堪回首」之詞，至是又極甚酣暢。乃令楚王元佐等攜酒就其第，而助之歡。酒闌，煜中牽機藥發而死。」陸游避暑漫鈔：「李煜歸朝體體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

王銍默記：頁五：「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退下，增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

因樹屋書影：『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海國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撰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顧。兩王皆以生長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王銍默記頁二八：『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講舍普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金陵寺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風子瑄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語，豈斯人耶？』

後主卒，徐鉉爲之撰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云：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幸將錫之龜，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銘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謬矣。』

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於唐。祖文宗武，

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王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安放。我顯祖用推戴淳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覽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寔守將同。故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勳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晉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鄭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營葬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勸施舍必以時。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卑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今上御名）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口太祖至仁之舉，大資爲懷。緣勤王之前効，恢焚勝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範，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臨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如掌武之秩。待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捨，景仰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今上御名）疾薨於京師里之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殯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告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其年冬十月日，葬於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

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勸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國則。子左千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頌宣。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竊先生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風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本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聞。以至法不勝茲，咸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

二室南時，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寞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飄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汗降，時有險易，蠅止於棘，虎游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今上

御名）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諒之謀，卜云其吉。懿章顯德，圖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爾肯資兮辨排，爾素虬兮遲遲。卽途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僕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磨」（徐文公文集卷二九）

按：東野筆錄：『……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還請對而泣曰：「臣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謾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贊句云：』

「東鄰遊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謫，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分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假王仁義之比」。

太宗覽訖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其二首，曰：

「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遺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

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是年，周氏亦薨。〔馬書卷六繼室周后傳〕

詞林佳話

陳登元輯註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本書是詞集與詞話的結晶品。詞集祇有詞而無話！詞話祇有話而少詞。本書力改此弊，每詞全錄，綴以佳話；作者生平附以案語。是一部難得的詞話。酷嗜文學者人手一編，既供欣賞復資研究。

唐人故事詩

陳登元編

實價大洋五角

編者在本書的導言中說：「有故事做靠背的作品，也往往是絕妙好辭。」唐人所作的「絕妙好辭」的詩，我們是熟知的；却是這些好詩的故事背景，許多是很難了解的。編者從故紙堆中把幾百首著名好詩的故事纂輯一書，叫我們喜歡留戀唐詩園地的人們，又開闢了許多新發見的境界。是不可不讀的！

李後主詩詞年譜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編者	章崇義
發行者	南京書店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南京太平路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77 8.2
100402.5

100402.5